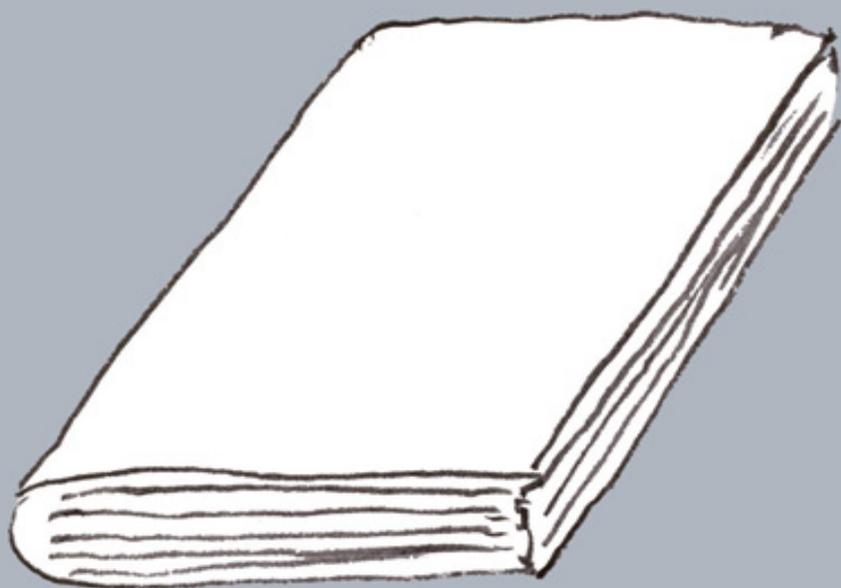


詹尼·库恩

全世界最小的画廊

短文 摄影



编辑 克劳斯·伊塞勒

译者 陈晓华

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专业学士，英国国立谢菲尔德大学
翻译专业硕士

Inhaltsverzeichnis

后来的一切是这样开始的

画廊的主人

提案

孩子王的一天

后记

短篇故事和摄影作品

后来的一切是这样开始的

假如我一生出来就懂得写作，那该有多好啊。在饱吮母乳之后，攒了浑身的力气，就马上开始记录我在娘胎里那九个月的生涯：在那小小的海洋里游弋，被地震摇晃，被波浪冲击，被牵引，被滑下，被挤压；奋力浮出水面，一边呼吸一边大声叫唤。如果在摇篮里就能把这一切绘声绘色地写下来，该有多好啊。

我可以把小本子和铅笔头偷偷藏在婴儿床垫底下，然后假装睡着，盼着妈妈赶快离开房间。一旦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外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睁开眼，提笔写作。在我的小本子里，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想法，写我和母亲之间的趣事，写她如何给我喂奶，如何向我微笑，如何对我轻言细语，如何给我唱动听的儿歌，还有，如何给我换尿布擦屁股。

我还可以给这个小本子起个名字，叫《我之初》。

不过，即使真有这么一个本子，恐怕也已经找不到了，因为它迟早会被我母亲发现。她在震惊之下肯定会把它扔掉，毕竟任何一个当妈的都会被这么早熟的婴儿吓坏的。如果我去追问她，她会一口咬定是我在胡思乱想，因为从小我的想象力就异常丰富。

事实上，婴儿时期的一些情景我真的记得很清楚。我记得出门散步的时候，母亲把我放在婴儿车里，我仰面朝天地躺着，快乐地望着迎风摇曳的树叶，穿透绿荫的阳光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树，当然不会知道家门前的那棵树叫做枫树。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树叶，什么叫阳光，什么叫色彩，这些色彩属于谁，它们有着什么样的意义。我更加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光合作用，什么是日夜交替，什么是阴晴圆缺。那时我不懂分辨啄木鸟的声音，狗吠或马嘶，因为小小的我还不懂说话，也叫不出那些动物的名字。我只能纯粹地观察，用婴儿无邪的眼睛去打量眼前奇妙的世界。

我记得在回家的路上，母亲推着我的婴儿车，我从婴儿车里向外张望，看着光线时明时暗，四周的景象不断变化着形状。我还记得在家里小小的婴儿床上看见的光景，例如在夜里，时常会突然有一道强光透过窗户照到房间里来，瞬间变亮，随后渐渐消失，伴随着机动车的声音。那是附近饲养奶牛的农家，用拖拉机把刚挤出来的新鲜牛奶从农场运走。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农家，也不知道拖拉机是什么东西。

每当重拾儿时记忆，我的鼻子会立刻闻到牛粪、干稻草、汽油和木屑的气味，还有牛奶咖啡和猪油香喷喷的味道，与此同时，还能听见熟悉的马的鼻息。那时家里养着两匹棕色的马，名叫马克斯和莫里茨。我记得它们几乎全白色的鬃毛，在奔跑飞扬的时候就像迎风招展的白帆一样优美。

然而那时候的我应该不知道什么是帆船，应该也没见到过，因为当时就连我的父亲也没见到过大海和帆船。我父亲弄不清商用大型帆船、纵帆式帆船和快速帆船之间的区别，对于桅杆、帆杆、横静索、固定索等等各种部件的名称就更加一窍不通了。我们的农场位于内陆，离海很远。农场四周只有连绵的丘陵，没有波涛拍打的海岸，然而当风暴来临，那起伏翻卷的森林看上去与秋季海上的惊涛骇浪倒也颇有几分相似。

我记得到了夏天，我们的两匹马总会被无数的苍蝇弄得坐立不安，不停地跺脚、甩尾巴。为了帮马驱赶苍蝇，我父亲会在它们的脖子上挂一桶很臭很臭的黑色液体。偶尔，父亲会把我举起来放到马背上，然后牵着马在谷仓前面的空地上绕圈子。我骑在宽阔而温暖的马背上，觉得自己像个威武的骑士，高傲地俯视着脚下全新的世界。

那时候我的哥哥姐姐们已经在森林另一边的镇上上学，于是附近的树林就成了我一个人的天下。我对树林里的一切了如指掌，泥泞的斜坡通往小溪，积水的味道若隐若现，溪边长着硕大的绿叶和黄花的地方水很浅，可以轻松跳到对岸。树林里有一棵古老的冷杉树，茂密的树枝低垂到地面，像个大帐篷，藏在里面的话，没有人能找得到我。

穿过树林的时候，一头梅花鹿会忽然出现在眼前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在晴朗的日子里，我喜欢看阳光透过山毛榉树的枝叶，在地面投射着神奇的光影，好像精彩的魔术。在阴雨天，林子里的雨声犹如美丽安宁的旋律，总令我听得如痴如醉。置身于森林之中，我的内心深处仿佛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，相互渗透，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。

画廊的主人

光阴似箭，转眼二十五年过去了。这一天我正在喝茶，杯子里的绿茶冒着热气，电话突然响了。打来电话的是我认识的一个画廊的经营者。他说，想请我在他的画廊办一次展览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回答说：“可我是个作家，您应该知道的吧。”

“可是您出版的几本书里面有挺多图片呀。”

“那些只是随手拍的照片，还有很简单的速写或构图而已。”

“这类型的作品正好就是我想在画廊展出的。请问您的这些图片的尺寸有多大？”

“什么的尺寸？”

“就是您那些图片的扩印尺寸呀。”

“没有扩印，就只有书里面那些图片，没别的了。”

画廊主人劝我说：“可是您应该把他们扩印出来呀，然后镶上框，让它们看起来更漂亮。”

“不必了吧，谢谢您费心，”我回答说，“何况我已经有一个画廊了。”

“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疑惑地问道。

“就是，一个画廊呗。”

我感觉到在电话的那一头，他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：“那请问您那个画廊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说：“呃，名字嘛，嗯，没有名字，那是一个很新的画廊，如果非要有个名字的话，那就叫无名画廊好了。”

“无名画廊？您不是在糊弄我吧？”

“您别误会，我没那个意思。”

“我可没听说过什么无名画廊。”

“那也不奇怪，因为那画廊确实很小。”

“无论大小，所有位于瑞士东部的画廊没有我不知道的，甚至整个瑞士的也都大致了解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无名画廊。”

“那瑞士以外的您就不知道了吧？”

“真的吗？嗯，即便如此，如果您在海外有一个画廊的话，那就更应该在瑞士也办一个展览呀，我的画廊就是您的最佳选择。”

“嗯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您还不太明白，我没说在海外有个画廊，不过也没说在瑞士。这个事情还不太好解释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个画廊是移动的，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。”

“照您的意思，那是在一辆火车里？还是汽车？或是飞机？”他很好奇地追问。

“噢，不不，您得要从别的角度来想想。我的画廊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，可以在苏黎世，在巴黎，在纽约，也可以在任何一个无名小镇；甚至可以在西伯利亚，在非洲的丛林深处，在撒哈拉沙漠中央，在喜马拉雅山顶，在太空飞行的宇宙飞船或深海航行的潜水艇里……”

“您說的那么虚幻，根本不可能是现实吧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只要您愿意，我的画廊甚至就可以在您的花园里，在正对着您的画廊的那棵苹果树上。您别想得太远，这个画廊也许就近在咫尺。”

“那怎么可能，您可别耍我。”

“怎么会耍你呢，我是说真的。”我安慰他说。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那我再问你一遍，您说的这个画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很简单，我的书就是我的画廊。”

“书就是画廊？您太幽默了！”他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“我可是很认真的。”我郑重声明。

“那么，您这个画廊也太小了吧？”

“一点儿也不小呀，您想象一下，如果每一页就是一堵墙的话，哪一个画廊能有这么多面墙呢？”我回应道。

“可是一本书毕竟只是一本书而已。”

“那就得看您个人的理解了。”

“您错了，一本书除了里面的文字以外，只有一些插图和印刷图像，没有原版摄影作品和或值得收藏的图片。因此，书里的图和画廊的图是不能相提并论的，您懂我的意思吗？”他试图说服我。

“没错，可是当您注视一幅图画的时候，脑海里形成的想象空间才是最重要的，视觉起到的不过是一种引导的作用。”

“是的，然而如果眼前是一幅油画原作的话，您能欣赏到更多的细节，例如色彩，光泽，笔触等等。雕塑和装置艺术就更不要说了，还有摄影作品也是一样的。”

“如果您想要仔细看我画廊里的图片，可以用放大镜看呀！更何况，美术馆或博物馆里老是有那么多人，挡着让您看不见墙上的作品，还散发着各种讨厌的酒味、大蒜味、汗味等等。有些人特别喜欢在旁边

大声地解释艺术，好像自己很懂似的。还有些人边看展览边玩手机，或者一边看展览，一边谈论各种无关的话题：急救手术、食谱、孩子的教育、比利时啤酒品牌、气压分布、自杀率、畅销书作家、勃起障碍、暖气账单、国防、小便失禁、套装化妆品、岳母、足球比赛、女人的内衣、玫瑰花种植方法……没完没了的。可是在我的画廊就自在多了，您可以在扶手椅子坐着，放点背景音乐，来杯威士忌，嚼几粒干果，抽根烟或雪茄，甚至大麻和鸦片，反正无论抽什么也没人管您。”

“您这不是在教唆我吸毒吧？”

“犯法的事当然不能做。我只是打个比方，好让您明白我的画廊里能让人享受多大的自由。”

画廊的主人一时无言以对。于是我接着说：“总而言之，我这个私有画廊有很多优点。”

“可是里面空间那么小，能放得下谁的作品呢？蚂蚁和跳蚤的吗？”他开玩笑地说。

“目前为止我已经展出过的艺术家包括：迈克尔·鲍德默、安娜·德伦斯、露西亚·德伦斯、格雷戈·马丁、丝鲁克·汤姆森、安瑟姆·卡恩、胡安·拉蒙、西尔瓦·德·塞万提斯，等等。不过今后我打算把主要精力用于展示我自己的作品。”

“我觉得您的作品不应该被局限在一本书里，毕竟，在正式的画廊办展览是很不一样的。”

“其实啊，这个事由不得我做主，是出版商说了算。”

“那您的出版商知道在画廊办展览的好处吗？”

“恐怕不知道，我找天问问他吧。”

“我先请问您，假如我想要买您一张图片，您打算怎么样给我呢？难道用剪刀把您书里的那一页剪下来吗？”

“什么？一张图片？为什么要弄得那么麻烦？您就不能把整本书买回去吗？书买回去就完全归您所有了，里面的内容您想怎么展览就怎么展览，那不挺好的吗？买本书的价钱还不够您上餐馆吃一顿好的呢。”

“那您怎么能赚得到钱呢？”

“我有版税呀，每卖出一本书我都能挣几块钱版税，虽然不是什么大钱，也算是薄利多销嘛。”

很显然地，画廊主人觉得跟我没法说得通，叹了口气，随后把电话挂了。

提案

画廊主人并没有就此罢休，第二天大约中午前后他又打电话过来了。

“您要是为了省钱，不想把您的照片拿去扩印的话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”他说。

“您稍等一下，”我说，“我得先把我们家的猫放出去，不然后果严重。”

就在我打开门的一瞬间，猫咪像箭一样冲了出去，速度之快总令我联想到赛车，时速能在瞬间从零提到一百。花园里充溢着甜甜的花香，那是满开的紫藤，瀑布般的紫色衬着淡绿色的嫩叶，美得令人恍惚。我几乎忘了，画廊主人还在电话里等着。

我拿起电话，刚说了一句“对不起”，忽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。不妙，我撂下电话就飞奔进厨房。炉子上的牛油煎蘑菇已经烧得发黑，缩得小小的，没法吃了，只能扔掉。我把煎锅和里面的东西一起从厨房拿到外面放着，然后回到电话机前。然而电话里传出忙音，画廊主人已经挂了线。我犹豫着要不要给他打回去，但是最终并没有打，因为我得先张罗午饭，再说，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好，因为画廊这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到了晚上，我正要把意大利面投进刚烧开的锅里煮，电话又响了，还是那位画廊主人。

“太对不起了，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方便讲电话。”我说。

“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主意！”他热切而大声地说。

我真后悔接了他的电话。“很不巧，我现在正在煮晚饭，肚子饿着呢。您要是重要的话要说，能晚饭以后再打过来吗？”

“万一到时候您已经睡了哪？”

“我没那么早睡觉。再不挂电话，锅里的开水就要溢出来了。”

过了好几天，我才再次接到他的电话。

“电话找您太难了，不能给我个手机号吗？”

“我没手机呀。”

“不至于吧，您也太固执了，这年头没手机很不方便呀。”

“有手机才不方便呢，吃顿饭都不得安宁，跟朋友说话老被打断，开车的时候还容易开小差。不，我才不要手机。”

“那先说说展览会的事儿吧。”

“什么展览会？”

“您的展览会呀！”

“对了，上次您说想到一个好主意，快说给我听听吧。”

他几乎不敢相信我居然来兴致了。

“那行，您可听好了。我计划在我的画廊展出您的书。”

我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不得不把头扭到后面，尽量离话筒远远的，唯恐被他听到。

“我没听错吧，您确定想要把我的书拿到您的画廊去展览吗？”我被他逗乐了。

“千真万确，就是您的书。”他充满诚意地回答。

天知道他的这些主意是从哪儿跑出来的。

“您不要开玩笑，怎么能把书放在画廊里展出呢，那样的话和书店又有什么不同？书店才是展示书的地方，画廊办书展是不是有点张冠李戴？”

“书店里的书不是放在书架上就是放在桌子上，在画廊里，展示的手法可就不一样了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“画廊里又能怎么展示呢？把它供起来吗？”

“比方说，我们可以把书翻开到某一页，用透明胶固定住，让大家只能看到打开的相连两页的内容，一页是照片，另一页是文章。例如，一页是‘拄着拐杖的日本老人’的照片，相连页是‘搜集了一堆回形针的人’的故事；一页是‘骑着扫帚的女巫形状的白云’的照片，旁边是‘老教师退休前最后一次上班’的故事。还有，‘泡澡的裸体女人’那张照片，连着‘两个女人公然接吻’的故事。”

“然后呢，您的顾客们就可以把这两页书买回家吗？”我觉得这主意挺可笑的。

“当然是整本书一起买，不过您得在他们中意的页面上签个字，这样就成为一个艺术品了。”

“顾客想要欣赏他们新买的艺术品的时候，只要打开书，翻到签了名的那一页就可以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

“签名的地方，比如说，签在偷偷穿过花园的那只黑猫的下面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或是签在那篇关于从童年开始写日记的女孩的故事下面？”

“那也行。”

“我不知怎么说好，反正感觉有点怪怪的。”